

給芬陀利華的故事(一)

上官慧劍

月亮的翅膀，掠過紗窗；我的桌上，箭滿銀色的點線。

芬陀利，親愛的同伴，這份自然美，給悲慘世界，多大的諷刺呀？

記得麼，西方名將約米尼說過一句話：太陽底下沒有一件完美的東西。

我們相聚時，爲「美」的問題，已不祇研究一次，我們的辯論也不是一次。

親愛的兄弟姊妹，當自然美爬遍苦難的人類心靈，我覺觸了，那翅膀已深深插入我幽黯的靈魂。

因爲，妳是殘缺的，那殘缺的表記，使妳對人世懷疑，憎恨；妳雖是一個卓越歌唱家，妳的銀簫却無處吹奏；妳是個天才工作者，妳的天才却遭遇坎坷！哦，芬陀利，妳說，妳是地層下人物，妳，永遠是陽光照不到的田園。

芬陀利呀，人間不是佛國，器世界有完整的東西嗎？妳是文學者，妳該知道，世間並沒有完美的作品，雖然文學與藝術以追求美，爲最高理想，可是，同伴，「戰爭與

和平」不過是一部歷史大雜燴；「咆哮山莊」，也祇是一本離經背道的荒唐事；說到曹雪芹吧，他的「紅樓」，已成近代文學的典型，而它，依然是一個殘斷的悲劇。

芬陀利，如果妳是殘缺的，妳便是藝術的殘缺；每天，放在妳桌上，維納斯，那斷臂的女神，已成爲千古的美底結晶。有那一種東西是完整的？本來，世界便是鑄造「生、老、病、死」的大模型，而每個生物，都是一篇殘缺的故事。

因此，將歸入我的話題了。我不是宗教家，但必得爲真理而呼籲，爲「美的最高理想」而開路。

我會說，要追求「究竟的美」，必須到佛陀境界，而佛陀境界，亦必須在佛學典籍中找到祂底鎖鑰，芬陀利，妳却睜大眼睛咆哮了。

「我是個強者！」妳說：「你不能以愛情佔領我的意志，你又向我傳教了！」

「芬陀利」，我溫和的，「妳對世界可以不必信任，妳底心靈裡，已種下『不平底觀念』，可是，妳總該信任妳最親近的人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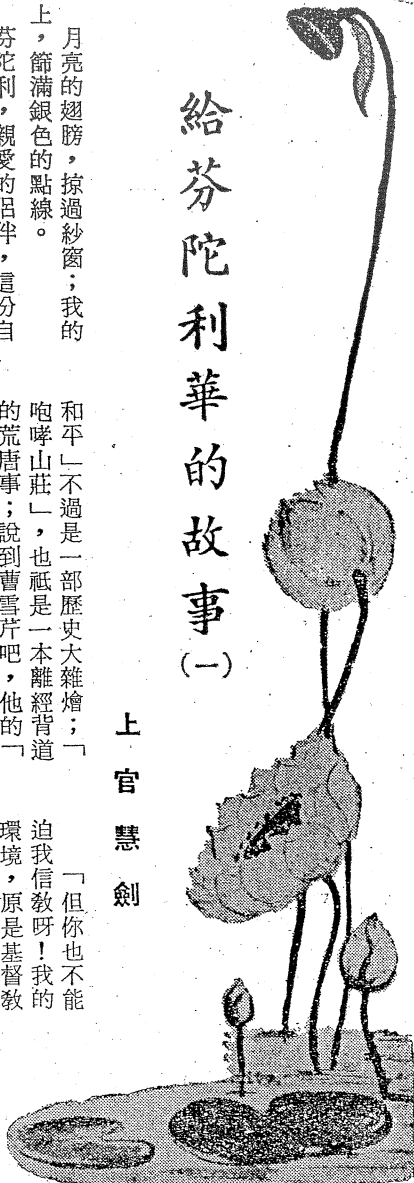
「但妳也不能迫我信教呀！我的環境，原是基督教的世界，假如我妄信，迷信，早在那些十字架下殉身了！」妳恢復天使般純淨，「曼羅，親愛的；我不是魔鬼，又不是你所说的『修羅』，到信時自然信，你可不能壓迫我！」

「哦，芬陀利！」我說，「佛法難聞，人身難得！再遲了，披毛戴角，可不是今天三言兩語能解決的問題了」。

「這是我的意志！不迷信！不妄信！」妳堅決地說。

「是的，芬陀利，真理不是多頭政治，親愛的，對一種學理以存疑的態度研究是正確的，可是我是妳生命中最切近的人，以我的所得告訴妳，妳該信任吧，……」

「芬陀利！」我壓住妳的雙手，「對一種已由前人「印證」的真理，不妨先發動信心的琴絃，研究它，撥響它。真理不是蠟製的，火燒不化，水滅不完，邪言謬論，不能損害它。它是一口古劍，愈遭磨



折愈明亮，愈受致驗愈光輝。

「芬陀利，我們對生命既沒有把握，那麼我們對真理豈能放棄？這苦難的世界，每天演出的，不是該死的人死了，而是不該死的人偏突然死去。衆生的業力循環，不是簡單的現因果可以判斷，我們怎能讓生命如流水般東逝？」

我是虔誠的，焦急的。
芬陀利！妳却如霧般深迷，我失陷了。

今天，我們分別又一年，愛別離苦，使我們重新陷入「陣痛」。這個世界，何處是完整的？我的好同伴，信心的開始，便是絕望的黎明，種下妳的苗吧，芬利，我記起一個王子的故事。

敵國的砲火，向威多利爾轟擊着。

費立普王子被困在危城中。王子的軍隊，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守城的只剩老弱殘兵。費立普是堅強的，固執的，當敵國大軍壓境的時候，他依然以爲那是不可可能的差錯。

「敵人決不可能向強國進軍，」他想，「多麼荒謬的情報！」可是，侵略者，竟不顧人性尊嚴，戰馬踏進他的國境時，一切都爲事實了。他才覺悟這正是一場風暴的來臨。

於是，動員令在慌亂中嚴佈，恐怖寫在人民蒼白的血裡。這不可能的事，成爲可能，正如不該死的人暴死一樣，扣住大多數正常的人情。
戰爭正張開死亡的雙臂，撲向

人們咽喉。不慣期待死亡的人們，因死亡的突至，便把他們弄傻了。費立普的血，亦如所有人的血；費立普的觀念，亦如所有人的觀念；在多算勝，少算不勝的負數裡，已走到窮山惡水境地。

國內的領土，如豆腐般被侵略者切割，所有的城市如爛瓜園，印滿敵人的馬蹄。

「啊，費立普！」王子捶着胸，「你竟是個懦夫，一個懦弱的領袖！」

「讓臣民白白送死，讓先王的土地淪為夷敵，這是誰的罪！」其實，問題不在費立普的無能，而在他過份疏於準備。強烈的自尊，使他把敵人看作一條狗，只要一尺長的棒便可打殺牠！」

烽火燎遍威多利爾原野，真正的狗，不是敵人，而是他自己了。在每一次敗退中，費立普的心情，是灰色的，黑色的；眼前一團霧，一堵牆；有永遠推不開，吹不散的魔障包圍他。

他不相信自己軍隊竟被敵人摧枯拉朽，弄得陳屍遍野；他不相信自己遭遇如此慘敗，這似乎是一場夢，一場離奇的噩夢！

「失敗了！失敗了！」他嘶喊着，咒罵那些死亡的士卒，「他們全是一群豬，一群吃糟的動物！見到屠夫都會送命的傢伙！」

這是全國最後一個危城了，每次陷一個城，都在費立普心上挖去一塊肉，每次被挖去的肉，都成為他心上的空洞！

「完了！完了！」從不流淚的他流淚了，沒流過血的王子，也流

了血！有敵人的箭，穿過他肩膀，血變為紫色的泥漿，把他弄成一個鬼魂，在斷牆碎瓦堆裡咒咒失敗者的悲哀。

威多利爾在敵人手下變為一片火海，漫山遍野的敵軍，淹沒了整個費立普王國。費立普王子帶着敵人的斷箭，失散在亂軍裡。

誰是誰，也弄不準了。王子與平民，已失去嚴格的界限。現在，世界全是血主演的。

失敗者，還算倖倖；在敵軍勝利的驕傲中，漏了網。

夜，在某一階段，是善良的。它救了亡國的費立普王子。

離開威多利爾三十里外的草原，費立普如一條死牛，倒在半堵高牆下，戰馬懶散地伏在他身傍，嚼着血沫。

「咳——」費立普深長地吐口怨氣，向天上望望。黎明包在灰色的布幕裡，大地如死。

費立普王國瀰漫着戰敗的霧。血一般朝陽漸漸出現了，它拖着戰敗者疲憊的身子，抓破雲層，向人間深望。

那堵牆，浸在血一般朝陽裡，如一架骷髏，支持在曠野。

一堆螞蟻，在牆角下，正為一塊死人肉，打得難分難解。

另一勝利者找一塊比它大十倍的肉往牆上爬。它那麼倔強地向上爬。

它似乎有一種信心，那塊肉便是它的信心，它的勇氣。

費立普看得呆了。

螞蟻擰那塊肉，眼跟踉蹌從牆半腰栽下來了，它始終不放棄那塊

肉，歇一回，拐回頭再往牆上爬！別的螞蟻，依然在自相殘殺中。

費立普看着它——那個貪婪的傢伙，負着比它身體大十倍的食糧往牆上爬，摔下來，再擡上去，擡上去，又摔下來，它是那麼重啊！

費立普睜着血紅的眼球瞪着它。

那小東西，從牆角裡爬上去，摔下來，摔下來，再爬上去，一次一次不知艱難地從事六十九次奮鬥，再摔下來，「它可灰心了」，費立普意識着，「它正如自己一樣，失敗了！它是那麼可憐地背負着生命食糧！」

第七十次！又開始了！

它雖然跌碎了所有的筋骨，依然沒有放棄它底決心與信心，它小心翼翼地——哦？爬高了！爬高了！那個蠻橫的小傢伙，在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」的苦戰中，終於爬上高牆頂。

這一幕生的搏鬥，在費立普眼簾裡勝利了！什麼使那小螞蟻勝利？是信心，也是勇氣！是否開頭便有成功的信心，不懷疑，不氣餒？他不知道。

「我竟連一個濕生的動物也不如！我是個多麼卑下的懦夫！」費立普被來自靈魂的餘火燃燒着。

「一開始我便只有成見，沒有信心——對一種真理懷疑是多麼愚蠢！」

「費立普！」他叫道：「來一個七十次吧！」

「把一種真理的信仰插在你的靈魂裡！」他說。

在敵人手裡，我還是第一次戰

敗——！他扭亂自己的臉龐，瞪着那黎明後的曙曉。

說着，便跳起身，拍着他的馬：「伙伴！你是我最後的戰友了，來吧，馱着我，完成最後的一次！」

費立普躍馬揚鞭而去。

當朝陽照遍殘破的費立普王國，他記取一生最深刻的教訓，一個不算太晚的教訓。

人們如果注意的話，一朵紅雲裡，便是費立普王子雪耻復國的單人單騎。……

× × ×
芬陀利，親愛的伴侶，這個世界的悲苦，不是幾句美麗的詞藻可以填滿它。

這殘缺的世界所缺少的部份，只有在佛國裡才能獲得；這種獲得便是維納斯的手臂，世間無法彌補的部份。

芬陀利華，陽光照不到的田園！佛陀底光，不以空間而受阻礙，不以時間而受牽延，不以眾生根器不同而受影響，不以眾生種類各別而受者各異，佛陀的光，普被三千，遍照幽冥，祂發自大覺者的觀照，滲入眾生的感受，佛陀底光，將由眾生的虔誠至信而入於形形色色，裡裡外外的有情。

佛陀便是美的化身千萬億，如果你她是靈魂的主人，妳便拉緊它底纏絡，在真理道上，無容顧盼，那是一條通向解脫的路。

芬陀利！芬陀利！芬陀利華！信是道元功德母！

佛陀金色的臂膀舒展着，歡迎追求「真理」的孩子們！